

個人之生命與社會經驗的 移動及其對未來變遷的影響

吳齊殷*

一、前言

八卷四期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刊登張荳雲教授等人有關社會學門熱門與前計劃的部分研究成果。這些經過縝密規劃與執行的研究，提出相當具體的建議，認為學者應將學術研究關心的面向之一，貫注到對當前社會脈動的敏感體察與理解，並積極回應聯合國的呼籲，持續重視並提振家庭所能扮演之社會與發展功能。因此，學術研究的主題或方向，應以關懷現實社會問題為出發點，甚至以之為主軸。其研究議題則包括：增強國家與區域對家庭的支持、家庭政策的明確制訂與積極執行、如何促使各國學術與非政府組織對發展家庭健全策略與方案等擔負起振聾發聵的責任。

這是當今全球化大架構下沛然莫之能禦的趨勢，亦是面對人類社會發展必須不斷被審視與討論的焦點。該文也提醒學術研究應對「家庭」有更多的關注；因為，個人生命之早年經驗對其往後有關之社會經驗、認知能力、身心健康與社會行為的影響極為深遠。換言之，以家庭脈絡為主要活動場域，對個人生命歷程發展而言，變動最劇烈、最具關鍵性與決定性的青少年時期，乃成為學術研究必須注意到的核心議題。就此，我們必須在時間縱深的考量之下，從瞬息萬變的行動當中，歸納出恆常不變的脈絡，亦需從恆常不變的結構當中，演繹其所蘊含之變動可能。

二、歷史時間縱深下所見之個人生命歷程發展

(一) 脈絡關係與個人軌跡發展

Elder and Conger (2002) 在 *Child of The Land* 這本有關青少年發展的研究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專書中，實地觀察一群美國中西部農村的的孩子，紀錄他們如何克服日常生活環境中的困境，終能獲得學業與社會成功的人生歷程。這些長期生長在農場生活脈絡的孩子，他們與家庭、學校、社區的「關係」聯結，被視為因應環境變化與生活事件的重要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與生命機會 (life chances)。Elder 等人也觀察到：這些孩子以各自的家庭為核心，透過與重要成人、學校同儕及社區人士的社會互動，以及來自與自然生態環境的互動與學習，許多珍貴而重要的個人特質，諸如責任感、自尊、自信、樂觀、對生命與生活方式的了解和尊重等等，乃至面對生命時所需要的技巧，皆能據此而生成累積，而這些植基於個人家庭與生命歷程 (life course) 中的能力 (competence)，乃是確保個人在未來面對不可避免的外在環境改變與壓力衝擊時，仍然能夠憑藉這些在生命歷程中所醞釀養成的內在資產，安然通過危機考驗的不二法門。

2004 年，本人所參與之中研院社會所「台灣青少年計劃」的研究團隊，實地訪問了宜蘭偏遠地區一群也曾經面臨或父母失業、或母親患有憂鬱症、或本身患有情緒失調、或本身罹患疾病、或為單親的孩子。這些孩子在接受訪問時，多半已進入高中職或就業階段，藉由一對一的詳細訪談，回顧他們在國中時期以前生命歷程中的經驗與感受；同時，這些孩子受訪當時的身心狀況、學業或工作生涯的當下發展，即是在時間縱深當中，將個人的過去與未來聯結起來的一段，成為現在的重要紀錄。與這些孩子訪談對話的完整書面紀錄，正好見證青少年早期至其成年初期之成長蛻變軌跡的第一手文件資料，有助於對當代台灣社會青少年圖像的瞭解與判讀。

這些當年正處於「高中職階段」的青少年，有些確實能夠表現得「比預期更好」，如具有良好的升學與就業狀況。他們對未來的生涯充滿期望，不但未曾透露對環境或己身困境的無奈或怨天尤人，反而展現一種再自然不過的樂觀與自信；更有一兩位受訪者，深刻的表露出對自己獨特生命路徑的自覺與反省。當問及他們為何在無法選擇且不利環境的限制下，仍能悠遊自如，其所依憑的是哪些竅門時，「良好的親子互動、學校教師的諄諄關懷、深具凝聚力的班級氣氛、乃至課堂及課後能與知心好友共同活動」等等，往往就是這群被視為身處不利環境卻仍然能夠發展良好的青少年，自我描繪時的關鍵字眼。

當然，所有受訪青少年的總和表現，並非人人如上所述的單向朝光明的

方向發展。這些訪談個例當中，確實也有孩子遭受長期的不利家庭經濟狀況、父母負向的打罵管教、個人身體疾病纏身等不利之負向生活事件的牽制，而在情緒調適、學業（或就業）與社會行為等各方面，呈現出「比預期更壞」的發展結果。換言之，青少年在「長大成人」的生命歷程中，並非單單只有一條保證「直通光明未來」的路徑。事實上，在成長的「痛苦過程」中，每一個青少年孩子，皆有可能遭遇到引發自個人生命中，無法事先得知或迴避的不欲生活事件與生命經驗的洗禮，這就構成了所謂的「個人成長發展」軌跡。

（二）時間作用於個人生命經驗的力道：縱貫研究的累積

過去與此相關的理論與研究重心，大多置放在討論這些青少年好壞截然二分的發展結果；但是，隨著理論與新興研究方法的次第更迭、演進，當代願意傾聽社會脈動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實應勇敢地接受更多元的對研究問題意識的挑戰，除了判讀與詮釋「當下」的發展結果之外，具前瞻性的研究，更應該著重在「長時間的觀察與紀錄青少年自過去、現在、乃至未來之一路的成長與變化發展軌跡」。研究所關注的重點，一方面應該要能清楚地描繪出結構性的「眾」相，另一方面亦應將具獨特性的「與眾不同」的青少年之生命與生活經驗，藉由動態的多時間點觀察紀錄下來。如此的研究取向，將有助於我們對於當代青少年個人生命經驗與社會關係發展狀況的掌握，不致於因為考量整體青少年表現之故，而忽略了個別特定青少年重要且獨特的生命歷程經驗。藉此，才有機會具體且詳實地描繪每一青少年，瞭解其看似相似實則各異的生命發展與社會關係發展成果。

每個人的青少年階段，都有其獨特專屬的成長故事，若欲瞭解為何有些青少年「因故」而展現出出乎意料的發展結果，只有在跨越時間的長期追蹤觀察之下，才有機會找到答案與印證。然而，「時間」作用在個人生命史上青少年時期的歷史刻痕，稍縱即逝；之後再追，可能已摻雜過多的主觀詮釋，而模糊了事件或現象本身的因果次序。因此，及時現地累積的歷史縱深資料，才可能精確地提供能做為釐清事象來龍去脈的重要關鍵訊息。如此一來，勢必要在理論與研究方法上做長期的規劃與設計，才有可能測量到個人生命與社會經驗的移動，及其對個人未來變遷的影響。

近幾年在長期追蹤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方法上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新的基本研究工具以及重新思索、檢證社會事象間因果機制的基礎平台。結合時

間向度的經驗資料與分析技術，有助於對社會事象之時間次序的釐清，並裨益於重建事象間先後順序與因果關係的連結，可以將個人生命及伴隨之社會經驗的移動，重新放回歷史的脈絡中，而將個人的總合變化成長，清晰地在此歷史與社會脈絡中表徵出來。簡言之，結合長期資料的結構特性及其分析技術，我們可望能細膩地標定個人生命鑲嵌在社會結構脈絡裡的運作機制與過程。

三、自個人的生命經驗展望未來： 社會學門核心研究的定位

過去許多實證研究或因過度強調「結構證據」的找尋，研究結果往往發現一些「似枷鎖般」緊緊套住個人使之無所遁逃，以致限制個人生命成長機會的結構性「鐵證」。這樣的研究取向固然有其學術意義，然而對於「解決現實社會問題」卻絕無幫助。前瞻未來的「社會學門核心研究議題」，則我們應該積極思索：研究結果是否能找出一些「透過個人的行動實踐可以改變結構脈絡的契機」？例如：過去許多實證研究發現，家庭脈絡中不良的「上下垂直關係」（親子關係），對於青少年的成長發展經驗具決定性的影響。這樣的研究發現，無疑的，具有其學術理論上的重大意義。然而，對青少年而言，親子關係是無從以自由意志選擇的；亦即，對絕大多數的個人而言，家庭脈絡中的親子關係，是「必須被迫承受的結構現實」。運氣好的，生長在親子關係良好的家庭，有機會順利長大成人；運氣不好的，就只能低頭無言，準備承受不幸的考驗嗎？傳統上找尋「結構證據」的研究，至此恐怕即已進入死胡同了。

要想超越此傳統研究上的囿限，前瞻的研究只能另闢蹊徑了。可喜的是，近年來有關青少年的友誼網絡建構與其身心健康與行為發展之間關係的研究，逐漸擴展開來，亦同步引發了許多貼近青少年個人生命歷程經驗的有趣議題。例如，友伴之間在身心與行為發展的相互影響、同儕關係的本質、友誼關係中的社會支持意向，乃至友誼關係的互動結構及長久的友誼關係動態發展等等。對青少年而言，其班級內的好朋友網絡及校園內外所主動建構的友誼關係，乃是他們在無從選擇的家庭關係之外，一個可能可以自己主動選擇與建構的「水平關係」網絡。這些友誼關係的總合演變，亦將持續成為青少年生命歷程發展重要的部分，也會不斷地影響個人生命的成長與發展。

換言之，透過對「學校脈絡中水平友誼關係動態」的掌握與研究，這種具「前瞻性」開放的研究方向，不但深具學術研究的理論意義，亦有機會提供具體的「研究證據」，幫助解決現實社會問題。

台灣中小學系統最為獨特的學生就讀班級安排，在於學生就學期間多半隸屬於一個固定的班級脈絡。個別青少年學生如何在這個相對穩固的班級脈絡裡，發展出遠近親疏各不同的友誼網絡內涵？不同類型班級（男女合班或分班）脈絡，如何對青少年友誼關係發展及其變遷產生影響？友誼關係的穩定性如何？舊友誼如何斷裂，新友誼如何開展？不同性質之友誼關係發展，如何對青少年生命經驗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這些議題的研究，都將豐富「前瞻式開放研究」的實質內涵，也讓我們有機會逼近「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契機。

四、在歷史與社會脈絡下思考個人與結構的關係

不同時代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都試圖回答的一個最基本問題，就是「個人」與「社會」或「行動者」與「社會結構」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隨著理論與研究方法的更迭演進，當研究者在結合理論與關懷、形成問題意識，並對社會事象進行分類與調查，運用研究工具來描述現象、解釋關連，乃至於觀察隱藏於社會結構深層的關鍵機制時，當能逐漸掌握歷史時間縱深的意涵，思索該如何將個人之生命與社會經驗，重新放回其原本所鑲嵌其中的「歷史與社會脈絡」。如此，才有機會體察其移動之軌跡，並注意到人類社會的多樣性與潛藏於各種因素之間的連結關係，追蹤隨著時間的遷移而可能形成的不同變化與組合，進而能夠探索這些事象對未來變遷的深遠影響。

總而言之，在討論個人之生命與社會經驗的移動及其對未來變遷的影響時，首應將「時間」視為一個實質的變項。在思考問題時，能注意到時間所能提供之有意義的重要訊息，如此動態的觀察與記實，將有助於瞭解「某觀察事象變化前後的差異」、「研究議題的長期趨勢發展」及「什麼原因造成結果隨著時間而改變」等問題，並做出預測與合乎邏輯的推論。

如前所述，關於個人在家庭脈絡之下的關係模式，可以想見的是：在個人生命成長過程中，各個不同生長階段，可能就會呈現出不同的關係模式（例如：孩提時代與父母關係親密，青少年時期與父母關係緊張對立，剛成

年時與父母關係疏離；等自己成為別人父母後，與自己父母關係恢復親密等等)。欲測量與分析這種動態的關係變化，顯然需要長時間的資料蒐集，以紀錄每一個受訪者在不同生命階段與其父母的親子關係內涵，而藉由貫時性資料的依時排比，一一描繪出其間關係的變化軌跡。據此，亦能達成令研究更貼近「個人」(行動者)思維與行為選擇的研究設計，確實地觀察與紀錄「個人」與「社會脈絡」之間的關係互動。同時，此種研究兼顧個人隨著時間演進而發展的個別差異性與個人所屬群體的變化趨勢；將個人放回原本所屬的歷史和社會脈絡，卻又不失一併關照個人變化成長軌跡的可能性。

五、結語

中央研究院院士林南教授曾有感而發的說道：我們社會學門能對社會科學研究所做的最大貢獻，並不在於析離或驗證一堆解釋變項對依變項(outcomes)的靜態因果影響能量，而是在於我們能提供一些動態的解釋，說明為什麼這些解釋變項能對依變項產生影響的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以及這些解釋變項如何影響依變項的詳細過程(processes)。換言之，尋找及驗證闡明因果機制與影響過程，是社會科學研究亙久不變的核心任務。唯有將個人之生命經驗伴隨其社會經驗，牢牢鑲嵌在各人所屬之社會結構脈絡中，並在歷史的縱深中考察其移動軌跡，如此才能啟發對人類整體的生命與社會經驗的理解，才能最終有實質依據地前瞻評估：當下的生命與社會經驗如何形塑人類社會未來的變遷與發展。